

## 三隻小鳥兒

林芳萍

自從在櫻花樹上發現了一個鳥巢，我便常常趁著母鳥飛走的時候，伸頭探腦地偷看巢裡的三隻幼鳥。有時一天好幾回。

每一次看，鳥兒們都不一樣。有時候，六隻藍色的眼皮緊緊閉著，靜靜地擠在一起睡覺；有時候，三張紅色的大嘴像三朵盛開的大紅花，在春天花枝亂顫地叫著；有時候，則像是專門為我表演一場演唱會，先一隻一隻挺起脖子輪唱，最後再來一曲最精采的結尾三重唱。

我站在高高的板凳上，綠綠的櫻花樹前，聽著聽著，有一個聲音在心裡久久仍響亮地迴繞著——

「阿媽，我想欲飼鳥仔。」

阿媽好像早把一切看在眼裡了，倒沒有太反對。只說入春後孵化的白頭翁隨處可見，賞鳥容易，但養鳥卻是另一事。

我知道啦，阿媽，從今天起，我不再是個淘氣的孩子了，我要認真地當個好媽媽。我會把食物搗成泥狀，親自餵牠們吃飯；我會負責每日清洗小鳥籠，幫牠們換上乾淨的水；我會讓牠們站在我的頭上和手上，還有一隻在我懷裡快樂地唱歌；唱累了，我還會唸故事給牠們聽，哄牠們安靜地睡覺……。您看，關於養鳥的「母子圖」，我已經想得很清楚了。

但是，咦？阿媽，您怎麼知道那是白頭翁的鳥寶寶呢？阿媽看我一眼，沒有回答。我知道啦，阿媽趁我不注意的時候，也悄悄地到櫻花樹下探望過這群拜訪春天的嬌嬌客了。

小鳥兒們長得很快，粉紅色身體上每一根細細的吸管，都吹出了一根柔柔的羽毛，像一排排琴鍵，發出了美妙的音符，在彈奏動聽的樂曲。

沒過多久，就長成三團圓絨絨的毛球了。

這三團毛球，因為身體長出了黑青色的毛，肚子長出了淡白色的毛，所以還是三團黑白毛球。擠在愈來愈顯小的泥色鳥巢裡，像一只雕工精巧的木碗盛著三九稀世珍貴的黑白龍珠。

當牠們漸漸長大，有時我也打開鳥籠，讓牠們練習飛。

小鳥兒們依序跳出來，先抖抖翅膀，再倏——地，一隻飛上了高高的木櫥，用嘴啄著木刻的花紋，一隻飛去停在籐椅上，在椅墊間散步，最後一隻繞著屋子飛了一圈，降落在我的肩膀上。

我伸出食指，輕摩著牠的腳。牠也跨出了信任的一步，用彎曲多節的爪緊緊攫住我。我再伸出另一隻手，撫姿牠頸項間的細毛。牠舒服地垂下了眼皮，如捲軸的窗簾慢慢放了下來，才至一半，因不捨窗外景色，又捲了上來。再看我，才又緩緩放下眼瞼。

我注意到牠的翅膀已經長出嫩綠的羽毛，再不久，頭上也會長出白毛了。睡吧，小鳥兒，醒來，你就是一隻真正的白頭翁了。

## 相信自己

一個人最大的敵人是自己。

外來的挑戰雖然嚴酷，但不管你能不能克服，總有過去的時候；現在對你造成威脅的事件，以後未必還會存在。惟有內心裏那個自我永遠不會消失。因此，假如缺乏自信心，你這一生一世就無法擺脫它的控制

為什麼我們該相信自己？因為在這世上，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，所以你該相信自己。那為什麼你會是這世上獨一無二的呢？因為你所做的事，別人不一定做得來；而且，你之所以為你，必定是有一些相當特殊的地方——我們姑且稱之為特質吧！——而這些特質又是別人無法模仿的。

既然別人無法完全模仿你，也不一定做得來你能做得了的事，試想，他們怎麼可能給你更好的意見？他們又怎能取代你的位置，來替你做些什麼呢？所以，這時你不相信自己，又有誰可以相信？

況且，每個來到這個世上的人，都是上帝賜給人類的恩寵，上帝造人時即已賦予每個人與眾不同的特質，所以每個人都會以獨特的方式來與他人互動、進而感動別人。要是你不相信的話，不妨想想：有誰的基因為會和你完全相同？有誰的個性會和你一毫不差？

基於這種種重要的理由，我們相信：你有權活在這世上，而你存在這世上的目的，是別人無法取代的。

不過，有時候別人（或者是整個大環境）會懷疑我們的價值，所謂三人成虎，久而久之，連我們都會對自己的重要性感到懷疑。請你千萬千萬不要讓這類事情發生在你身上，否則你會一輩子都無法抬起頭來。

## 母親和她的菜園

每天早晨，母親忙完家務以後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到菜園去。

菜園在離家半公里外的小河邊，這一塊田原來是種稻子的，因為地勢高，父親嫌它耕種不方便，又常常缺水，就留給母親做菜園。

隨著季節的變換，母親在這一塊五六十坪大的菜園裡，輪流種著不同的瓜果蔬菜。種瓜，少不了瓜棚。母親做的瓜棚，簡單而堅固。她從防風林砍下竹子，除去枝桠，插入土裡，再互相搭接。有時候，天氣熱，母親會拉我坐在瓜棚下。她先摘下斗笠，替我搨涼，然後指著河邊說：「看哪！南瓜長得比你的頭還大哩！」

母親知道我愛喝南瓜湯，她這樣說著的時候，我發覺她臉上的笑容更燦爛了。

靠近河岸的地方，母親每年都種南瓜。長長的瓜藤貼著地面爬，不需要搭棚，有的攀在草叢上，有的爬在河邊。

母親房間的櫃子裡，擺滿瓶瓶罐罐，裡面裝著各種蔬菜的種子，有的長，有的扁，有的圓，大部分是母親從園裡採集的。母親不識字，瓶罐上也沒有留下記號，但是，母親把各種種子的形狀和名稱，記得一清二楚。菜園裡，那些又肥又白的蘿蔔，又圓又大的甘藍，又長又紫的茄子……都是瓶罐裡的種子繁衍長成的。

我喜歡跟母親到菜園去。她忙著工作，我在園裡釣青蛙，捉金龜子，或是看小蝴蝶在花上跳舞。

母親從小過慣苦日子，工作是她快樂的泉源。她沒有辦法讓自己空閒下來。在菜園裡，母親工作的神情十分專注，一截低垂的莖，一片枯萎的葉，一朵早凋的花，都逃不過她的眼睛。母親像一個盡責的園丁，關心每一棵蔬菜的生長。我常常聽見她低聲罵菜葉上的小蟲，也常常聽見她讚美翠綠的蔬菜。母親給園裡的菜拔草、除蟲，給它們施肥、澆水。園裡的菜好像也知道感恩，一棵棵長得肥肥嫩嫩的。

母親的手雖然粗糙，卻是一雙巧手，不但種出各種鮮美的蔬果，也養肥一群一群的雞鴨。記憶裡，母親似乎不曾到市場買過菜。

五月，菜園的菜花開了，一朵朵，有金黃的，也有白色的。菜園裡沒有康乃馨，母親也不知道什麼是康乃馨，她只知道牽掛孩子的身體，幸掛園裡的雞鴨，牽掛園子裡的菜。我不識字的母親，像許許多多鄉間的母親一樣，平凡而偉大。